

僑批，海外華僑華人通過民間渠道及後來的金融郵政機構寄給家鄉眷屬的書信和匯款的合稱，是一種“信款合一”的家書。醉心於解讀華僑與親友間家書往來的福建泉州人黃清海，30年間將這份執念和喜好“恣意盛放”，寫文章、出席國際會議、開講座，用滿腔的愛國熱血“尋找世界記憶遺產裡的中華根脈”。黃清海說，受海外華人華僑愛國愛鄉精神的感染，收藏僑批、研究僑批、傳播中華文化，不為謀生也不為榮耀，付出再多也在所不惜，只為守望一代華僑“海上絲綢之路”的記憶，讓年輕一輩、後代兒孫感受普通華僑華人最樸實的愛國情懷。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焯基 福建泉州報道

閩漢收藏“僑批”30載 守望海絲記憶 呼喚愛國情懷



■黃清海參加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舉辦的“家書抵萬金”新加坡文化展及講座。受訪者供圖

黃清海是目前中國僅有的幾十位僑批“尋寶人”之一。在其老房子文件夾裡有僑批，鐵皮櫃子裡也都是僑批。“每個房間都有僑批，都裝不下了。”

一封僑批一個故事

大學畢業不久，黃清海即在金融系統工作。上世紀80年代末參與撰寫泉州地方誌，接觸到僑批。“兩地書母子情”，書信裡既有家又有國的濃濃家國情懷，黃清海深受感動。或因自小愛好集郵，他愛上僑批收藏，對其研究愈發癡迷。

30年來，黃清海將大部分收入用於收藏僑批，以至於一家人仍擠在一所老房子裡。30年來，他的節假日，也幾乎都是投入到收藏與研究僑批中。

“僑批內容豐富，涉及華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父親囑咐孩子努力讀書，丈夫訴說對妻子的思念，華商計劃在家鄉捐建小學，以及特殊歷史背景下如抗戰時期華僑對時局的觀察，對國家抗戰進行資金、設備捐贈等。每一封僑批背後都有一個故

事。”對於珍藏的每一封僑批，黃清海都樂於解讀。

精選編寫《抗戰家書》

“吾國危如壘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順歐洲酣戰之時，無暇東顧，起而吞併中國，言之殊堪痛恨。”這封1915年由菲律賓馬尼拉華僑黃開物寄往福建泉州府同安縣錦宅的僑批，是黃清海的珍藏，亦是他與廣東潮汕僑批收藏者沈建華合編《抗戰家書》的開篇。

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黃清海與沈建華從數十年的收藏中選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抗戰僑批、戰時明信片、戰時特殊證件等，共同編寫了一本《抗戰家書》，用100多封僑批等文物講述華僑華人抗戰故事。

中國人民大學家書文化研究中心張丁主任說：“書中所記載的日本侵略者給華僑家庭及所在國民所帶來的苦難觸目驚心，海外僑胞心繫祖國、毀家紓難的愛國情懷令人感動。”

赴外地辦學術講座

為推廣僑批文化及弘揚華僑華人愛國精神，幾年來，黃清海以僑批為論題，先後赴新加坡、泰國、香港、台灣等地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收穫不錯的反響。黃清海也嘗試與高校教授合作，推出從海洋文化等背景探討僑批文化的文章。同時多次將自己的藏品公諸同好，並在中國高校、圖書館開辦了諸多學術講座，推動僑批走進百姓家。

“僑批內容十分豐富，亦是活生生的海外華人華僑史。尤其是在信件往來日益減少的信息化時代。”黃清海說，愛國愛鄉的精神倘若能隨着僑批文化的推廣而廣泛根植於年青一代，將意義深遠。

黃清海坦言，整理僑批工作繁雜浩大。他期待有更多科學學術團隊與私藏合作，以充分發掘僑批背後的歷史信息。

籲整合資源 創文化品牌

醉心於解讀華僑與家族親友書信往來的黃清海，目前已編著近20本關於僑批的書籍。“我掃描了將近4萬個電子掃描件，用壞了2台掃描儀。”黃清海說。為了解讀菲律賓愛國華僑黃開物的僑批，他邀請了數位書法家辨別僑批內文字，並前後花了3年編撰《菲華黃開物僑批：世界記憶財富》一書。

“在當今看來，這種遺存於民間的僑批，也是海絲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能牽動老一輩華人

華僑的回憶和情感，重現先輩們渡海打拚的歷程，而且能喚醒世人‘海上絲綢之路’的記憶。因此，也是不可多得的海絲文化品牌。”他說。

黃清海建議搶救性地徵集保護、整合有限僑批資源。“希望隨着‘一帶一路’倡導的推進，僑批以豐富的歷史內涵，從文化的角度服務於‘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僑批在未來，將會產生神奇的無窮魅力。”黃清海說。

■黃清海向參觀者講解僑批背後華僑華人的愛國精神。



■收錄在《抗戰家書》中的“勿忘國恥”信箋，頂端印有山東省地圖及民族英雄蔡公時像，在地圖中印有“勿忘國恥”四字。



■黃清海珍藏的一件香港文物。1941年12月8日，日寇入侵香港。黃清海說，日寇發給港人的歸鄉證明書其實就是驅逐令。

積蓄獻收藏 全家擠老房

“這些年癡迷收藏僑批，很多朋友都說我不務正業。”其實，黃清海擔心，這些珍貴的華僑家書被湮沒或者外流，讓年輕一輩、後代兒孫感受不到普通華僑華人最樸實的愛國情懷。

昔日踏遍鄉鎮徵購

上世紀90年代，黃清海一有空閒就騎上電單車，到泉州各鄉鎮古玩商販處徵購僑批。“那時候信息不發達，就是複印徵購僑批的告示單，留下聯繫電話，到處分發，告訴人家我要徵購僑批。有時候跑到晚上十點多才回到家。”黃清海拿起手機告訴記者，“現在都用微信了，不用跑來跑去那麼辛苦。”黃清海並不在金融系統工

作那般衣着光鮮。他自己透露，30年來，花在購買僑批的原始資金應該有150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甚至最多一年花了16萬多元。正因為這樣，黃清海薄待了家人和自己的生活。

他一邊對着記者搖頭苦笑，一邊訴說自己的“敗家史”。2004年，廈門會展中心附近的房子每平方米才4,000多元，黃清海捨不得買。在泉州市區多次想買房，看了又看，甚至交了預定金，最終還是退掉沒買成。“那時候就是想，如果買了房，就沒錢買僑批了。”時至今日，一家人仍擠在一所老房子裡。新加坡歷史學者柯木林評價黃清海“收集僑批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僑批列世界記憶名錄

小資料

在閩南、潮汕方言中，“批”即“書信”。19世紀中葉，東南沿海居民沿着“海上絲綢之路”前往東南亞謀生。在當時海內外金融郵政體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閩粵華僑通過一些民間機構向遠在家鄉的僑眷寄送錢財和家

書，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信匯合一的交流渠道——僑批。僑批真實記錄了100多年來海外華僑南下奮鬥的艱苦歷程，成為海絲重要的歷史見證。2013年6月，以福建僑批和廣東僑批為主的“僑批檔案”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新華社



■黃清海收藏的南洋僑批，信封上體現了各種海絲沿線國貨幣名稱。